

儿
女
前
程
ERNVQIANCHENG

桃

曹振怡 著
CAOZHENYI ZHU

花
渡



ERINVQIANCHENG
儿女前程

桃花渡

北京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女前程三部曲：柳湖梦、云山情、桃花泪/曹振怡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12
ISBN 7-5378-2184-4

I. 儿...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854 号

儿女前程(三部曲)

桃花泪(三)

曹振怡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湖南省创世世纪广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9.75 字数：170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长沙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ISBN 7-5378-2184-4

I·2199 定价(全三册)：100.00 元

内 容 简 介

《桃花泪》是长篇小说《儿女前程》三部曲的第三部。主要描写湖南滨湖地区农民泰满昌五个儿女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一段生活经历。作品从不同侧面塑造了主人公泰永松甘于奉献，勇于改革，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的青年领导者形象。本书 50 余万言，故事纵横交错，情节跌宕起伏，文字优美流畅，人物栩栩如生，以热烈奔放的激情歌颂了真善美，用辛辣犀利的笔触鞭挞了假丑恶。



每有余暇登绝顶，
权将风雨聚笔端。

——作者自题小照

目 录

[1]	第 一 章	春节大团圆
[47]	第 二 章	失衡·上任
[73]	第 三 章	周末不安定
[111]	第 四 章	寿宴·组班
[153]	第 五 章	咽喉工程
[198]	第 六 章	求 助
[227]	第 七 章	辞退·龙卷风
[259]	第 八 章	探亲访友
[295]	第 九 章	设 障
[344]	第 十 章	农贸公司·劝导
[375]	第十一章	职称评定
[420]	第十二章	招待所挖“潜”
[451]	第十三章	计育考验·供电问题
[494]	第十四章	鼓劲·蛇伤·气功

[527]	第十五章	传观作文·周边考察·病房会议
[557]	第十六章	放鳝鱼·理疗·食堂风波
[590]	第十七章	乔迁新居·卫生治理
[627]	第十八章	大年初一的遗憾
[651]	第十九章	绿化工程·科科的死
[673]	第二十章	泪洒桃花·精明的失算

第一章

❖❖❖❖❖

春节大团圆

1987年的冬天，离大年三十只剩五六天时间了，一连几天，本来晴和的天气，忽然间刮起了老北风，晴朗的天空里，太阳收敛了软和和的光芒，很快，遮天盖地的雪雾把武陵群山包裹得严严实实，粗大的雪粒把地面、森林砸得噼啪直响，随即，鹅毛般的大雪就在风中狂飞乱舞，拥拥挤挤，密密匝匝，碰碰撞撞，那个架势，不但要统揽茫茫无际的天空，而且要填平巍巍群山中的每一条狭谷，每一道河沟，抢占每一个屋场，每一个山头。就在这呼啸着的阵阵北风声中，就在这翻飞着的滚滚雪花里，在湘西西北角的云山县境内从西往东的国道上，一辆白色的小三菱正朝着永兴方向小心行驶。不知是大雪吞噬了小三菱还是小三菱融入了大雪，如果不是在爬上陡坡时发动机沉重的轰响，谁会相信在这冷气森森浑浑沌沌的武陵腹地的大山中，此时此刻，还会有人不畏严寒冒险出征？然而，车上几个人，无论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谁都不感到冷，更没人感到险，每一个人的心头，都有暖流在奔腾，都有激情在碰撞，都有眷恋在飞升……

坐在驾驶员后面第一排的有三个人，正中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大个子男人，名叫泰永松，长方脸，双眼皮眼睛，挺拔的鼻梁下那道鼻唇沟有棱有角，分外鲜明；满头浓密的黑发向后偏右梳着，仔细看去，两边鬓角的黑发里，有三五根白得放亮；两只耳朵十分惹

人注目,长长的,大大的,肥肥的,红红的,尤其是下部的耳垂,肉嘟嘟的红亮亮的油光光的,那份亮色,像刚刚绽放的红玫瑰,那份厚实,像刚刚成熟的茶苞片。尽管天气冷,他却穿得比较单薄,一身深灰色的干部服,罩衣下面就是两件毛线衣,风纪扣却扣得严严的,浑身上下,透泛出一种精干、精明、严谨的气质和风格。他有件军大衣,有条羊毛围巾,他把军大衣披在左边小姑娘的身上,把围巾系在右边小姑娘的脖子上。泰永松此刻的心情极不平静。1984年2月,他作为省里三梯队干部从潇湘大学下放到云山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十天前,他突然接到省里的任命,要他去担任新办在莲花市郊的江南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的校长助理,兼临时党委委员。而且,要求他尽快做好工作交接,过了正月初五就去上任。“呵,云山,亲爱的云山,我在你的怀抱里,整整生活工作了三年!今天,我要向你告别了,告别了……”泰永松回想起在云山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回想起云山土家苗家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回想起那几乎跑遍了的山山水水,回想起在云山与青少年时代的同学、朋友、恋人叶凤仙的相逢、相处、相思,尤其是叶凤仙被其丈夫赵喜天推至深潭淹死,不得不长眠在井底乡那个偏僻的山坡上的情景,他的心中,既有改天换地成就了一番事业的豪情,又有对同志、对朋友、对村民的留恋,更有对叶凤仙的深切的思念和深沉的伤感。接到省里任命之后,他抓紧时间,一面做交接工作,一面花了整整五天,走马观花又在全县五十多个乡镇跑了一圈,特意到最偏僻的井底乡,在叶凤仙的坟前,培土、植树,点烛焚香,久久地肃立默哀,泪水泡着情思,浸透了坟前黄土。现在,他离开云山,要赶在大冰冻之前,赶回湖阳县柳湖老家去,他的老家柳湖在长沙西北方向距长沙一百里的平原地区。他已与在长沙溁湾中学教书的妻子柳清明约好,古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自己从云山径直回老家柳湖,清明带着两个孩子泰晓明、泰晓亮从长沙也赶回老家。他在长沙工作的三老兄泰永山一家、妹妹泰兰花一家也约定这一天赶回

老家。他的父母及老家的大哥泰永宁、二哥泰永康早得到信息，知道在外面工作的三姊妹三个家回家过春节的行动计划，已经作好了迎接他们回老家过春节的充分准备。泰永松端然坐着，左手伸过去，把左侧的小姑娘揽在怀里，右手则紧紧拉着右侧小姑娘的手，心里在默默地许诺：“凤仙，你放心，我一定要把梦非两姊妹都培养成人，让她们大学毕业，成为你所期望的文学家，出版家！”

坐在泰永松两侧的小姑娘，正是叶凤仙的两个女儿。左边的那位是姐姐梦非，十三岁，初中三年级学生；右边的那位是妹妹梦醒，已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了。两姐妹的长相，都酷似了小时候的叶凤仙，椭圆型的脸，双眼皮大眼睛，秀气笔直的鼻梁，小巧圆润的嘴唇，浓密黑亮的头发，白嫩白嫩的皮肤，细细挑挑的个子。两姊妹不同之处在于，梦非身量大一些，头发长长的，用一条红绸子束在脑后，尾端撒拉着，马尾巴似的甩来甩去。梦醒的头上，则是由姐姐精心编织的两条小辫子，一会儿搭在胸前，一会儿又甩在脑后。1984年夏天，她们在失去了母亲之后不久，又失去了父亲——赵喜天看到妻子被自己推到深水潭里淹死，又引发神经病，每天站到井底河的中心，一声一声嘶哑地呼唤：“凤仙，凤仙！”村民们千百次把他拖回来，他又千百次跑到河中心去。有次山洪暴发，几个恶浪涌来，他被卷了进去，一下就不见了影子，村里一连几个月派人寻找，竟连尸体也没找到。父母双亡以后，两姐妹的日常生活主要依靠叶凤仙的救命恩人麻孝先、吴云花两位老人照料。凤仙夫妇的骤然离世，两位老人心灵受到巨大创伤，也就病病艾艾，第二年也先后告别了人间。泰永松时刻铭记着自己在叶凤仙坟前的诺言：一定照顾和培养好两个孩子，一定认她们作亲生女儿，待把两位老人的丧事办理完毕，就把两个小姐妹带到县城，平时，就由自己和秘书照顾，下乡或外出开会、出差，就托人照料。如今，结束了在云山的锻炼，他要把她们带回柳湖，带回长沙。他要让她们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晓明晓亮一道学习，一道生活，一道成长。去年暑假，柳

清明带着晓明晓亮从长沙到云山看望永松，见到了梦非梦醒。柳清明也把她们认作了亲女儿，两姐妹每天甜甜地喊：“亲爸爸，亲妈妈！”柳清明没有女儿，一下子得到两个这样聪明漂亮的女儿，虽然有对叶凤仙的强烈伤感，却又有着意外收获的喜悦，到休假结束返回长沙时，本想带她们一道走，转到长沙上学，泰永松想，如果让清明一下子带着四个孩子，自己又不在家里，清明的家庭负担太重了，便没让带走。这次，两姐妹跟着泰永松，要告别云山，告别长眠在井底的母亲，稚嫩的心田里，先是漫过一阵悲凉，渐渐地，涌动起对于柳湖、对于长沙、对于新的环境下的新生活、对于一年多不见的亲妈妈，还有两位小兄弟的强烈的渴望……

“亲爸爸，亲爸爸，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呀？”小梦醒躺在泰永松的怀里，闪着黑悠悠的眸子仰看着泰永松的眼睛，一面感受着泰永松赐予的温暖的父爱，一面用柔嫩小巧的手指捏着泰永松红亮的耳垂。那声音宛如初春林中翠鸟的歌唱，又甜又脆，婉转悠扬。

梦非本来是在认真观察窗外大雪纷飞的风景，听妹妹一说，侧过脸来，仔细看了看泰永松正在沉思着的样子，心想：“亲爸爸准是又要写诗了！”便用十分懂事的口气说：“就你多嘴，亲爸爸正在构思一首诗，要不，就是一首词，快莫打扰！”泰永松从小爱吟几句诗，有时是打油诗，也试着填几句词。叶凤仙也有这个爱好，近朱者赤，梦非梦醒耳濡目染，对诗词也感兴趣。1984年泰永松到云山，第一次送给两姐妹的礼物，就有一本《千家诗》。她们每天都背一首两首。叶凤仙死后，在她的遗物整理中，两姐妹发现了母亲编辑的一本厚厚的诗词集。当时她们还读不太懂，全交给泰永松保管着，长大一些后，从亲爸爸那里要了出来，一首一首地读，一首一首地背。她们朦朦胧胧感受到，母亲的好多好多诗，都是写给亲爸爸的，每首每首，都是母亲对亲爸爸的思念、想望、追求、赞誉；还有一些，通篇通篇，都是对自己人生的悔恨和责难；其中两首最长的，字

字句句,充满了对女儿最美丽的希望,最热切的深情。她们还发现,在母亲的诗稿中,夹着亲爸爸的许多首诗许多首词,从标明的时间上看,最早的一首是写于五十年代读完小的时候。1965年夏天,泰永松写给叶凤仙四句诗:“平生何所爱,最爱是红莲,神形俱高洁,恰似小凤仙!”梦非梦醒对这首诗印象最深,一看就背得了。读着背着这些诗词,小姐妹的心头似乎亮起了一盏明灯,她们孩提时代在母亲面前询问过千百次的那些个为什么——为什么永松舅舅(在称泰永松为亲爸爸之前,她们一直以舅舅相称)写来的信不让阿爸看?为什么永松舅舅每来家里一次,阿爸就发气发怒?为什么阿爸看见永松舅舅的照片就要撕烂,就要打人?为什么永松舅舅的诗词总是由阿妈秘密地收藏着?——突然间,这些个为什么,似乎都得到了完满的回答!“原来,原来,我们的阿妈,从小,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喜欢永松舅舅,后来,后来,她,他,阿妈,亲爸爸,就互相……就互相……”小姐妹有时背着泰永松,悄悄地猜测着,议论着;有时,想到母亲悲哀的命运,想到父亲可怜可恨的一生,便又心酸起来,及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泰永松的关心和抚爱,特别是泰永松认了她们做女儿,她们又感到莫大的欣慰、欢喜和幸运!“多好的爸爸!多好的亲爸爸!我们,我们终于有了这样的好爸爸!”她们时常这样感叹。她们希望亲爸爸为她们解释唐诗宋词,希望亲爸爸听她们诗词背诵的比赛,更希望读到亲爸爸自己的新作品!1984年的夏天,在安葬叶凤仙的时候,泰永松用古风的形式,写了一首长长的悼念诗,两姐妹一字一句都背得。现在,小梦非猜想,亲爸爸就要离开云山了,他一定有许多感想要用诗词来表达,他说不定一下就想出了好几首呢。

泰永松真的在构思几首诗词。他的感想太多了,除了对云山美好而亲切的回忆,除了对叶凤仙的伤心和追念,还有对老家年迈双亲的想望,对妻子儿子和其他亲人的思念,更有对江南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助理岗位重大责任该如何履行能否胜任的思考;同

时,特别还有,还有回到父母身边以后,回到妻子儿子身边以后,该如何向他们交代自己春节之后工作去向的忧虑:明天,明天就要到家了,就要见到父母亲了,就要见到妻子儿子了,这个叫人不好回答的问题一定会要提出来一定要予以回答了!在云山的三年,自己光杆杆一人,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切切实实大干了一场,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安全问题,因为健康问题,因为改革而产生的矛盾问题,为父母带来了多少揪心的忧虑!为忙碌的妻子增加了多少烦恼!为儿子、为兄弟姊妹和其他亲戚朋友带来了多少操心!云山,不,不只是云山,是湘西,是整个湘西,不,不只是湘西,是湖南,整个的湖南,每出一次安全事故,汽车相撞啦,山土滑坡啦,山洪暴发啦,民间械斗啦,疯狗毒蛇咬人啦,父母妻儿兄弟姊妹便都要增加一份担心,妻子清明,三年中不知为此流过多少眼泪。他们都每天盼望着自己平安归来,早早归来。七十多岁的老父亲,长期患有严重的哮喘病,1984年患肠癌动过手术,每天每天,似乎都在承受死亡的威胁,恨不能立即派飞机把自己从云山接回来,而且就要永远相守在他身边,永远不再离开。可是,莲花市在长沙之南,虽然比云山近多了,但距长沙还有二百多里,这次回老家,春节一过,又要南征,又要远离父母,远离妻子和儿子,而且,要把梦非梦醒交给清明,妻子本来沉重的家务,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呵,事业;呵,家庭!矛盾,矛盾!”泰永松真是百感交集,真想立即铺开纸张,把自己心中奔腾的情感,自豪的、高兴的、留恋的、伤心的、向往的、苦恼的,杂糅相济混同一体的,变成一个个汉字,组成一首首诗章。正悄悄构思着、吟诵着,听梦非瞅准了自己的心思,便说:“梦非呀,你将亲爸爸的军吧?你们两姐妹,正从大山飞向山外,飞向湖阳,飞向省城,未必没有一点想法?你们读了背了那么多诗,那么多词,以前也写过,还出过刊,上过黑板报,上过《云山县报》,今天,也要来几首,每人至少一首!”

“泰书记——呵,不,该叫泰助理了——您两首,梦非,梦醒每

人一首，每人一首！”坐在司机右侧的是云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尚清，三十多岁，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1984年泰永松刚来云山时，他是政府办文教组的普通干事，几年之中，成长为办公室主任了。几年来，他鞍前马后围着泰永松转，对泰永松改革的精神、办事的气魄、深入群众吃苦耐劳的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泰永松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的才情，又是敬仰，又是钦羨。他是个有心人，他悄悄地把他得到的泰永松的诗词汇编成了一个集子。这次泰永松离开云山回老家，他受县长的委托，代表县长和政府办特意送他。他希望得到泰永松新的词作，作为他那本集子中记录云山生活轨迹的压卷之作。

“dai,dai!”司机吴明浩，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这三年主要是为泰永松开车。每次坐车，泰永松就劝他利用空余时间多读书。泰永松1984年第一次送给他的礼物就是一套《上下五千年》。吴明浩把泰永松当作自己的兄长，认为他是县级领导中最体贴下属从没官架子的人。他还感谢他为自己牵线搭桥，在光荣乡找到万元户廖小兰作为恋爱对象，而且在1985年国庆节正式结了婚。他知道泰永松的诗才，便附和着尚清。他那个dai的发音，显得特别有力和贯劲。dai是湘西方言，云山人用得特别多，似乎是个万能动词，用法有时与普通话中的“搞”字差不多，而实际上，比“搞”的使用场合更多。比如“打扑克”、“吃饭”、“玩一盘球”，都可以用dai来替换其中的动词，说成“dai扑克”、“dai饭”、“dai一盘棋”。

坐在泰永松后面的是云山县委副书记向宏。四十开外年纪，戴一副细脚眼镜，秀里秀气的形象。1984年上半年，他还只是政府办的副主任兼文教组长，下半年调任宣传部副部长，1985年即升为部长，一年之后，升为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和尚清一样，从一开始，他就在泰永松手下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帮助泰永松酝酿、决定、组织了关于农村教育和卫生的改革探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和显著的效果。这次出征，他主动请求县委，让他代表县委、

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人武部为泰永松送行。和向宏并排坐着的是县委办年轻干部徐大光，长得身高马大健壮如牛，像一位勇士，不到三十岁，几年之中，一直充当泰永松的秘书。本来，他家在乡下，父亲身患疾病，向宏叫他留在县里，早点回家看望父亲，他争着要来。他担心路上不安全。他要送泰永松平平安安回到老家。向宏和徐大光本来都在察看天色，惟恐雪下得太大，路上阻车，耽误了泰书记回家。他们知道他有年近八十的老父老母。他们猜想，老人家说不定正倚门守望远方的儿子呢，一听前面几位要泰永松念诗，便也附和起来，一个劲地齐声说：“dai了，dai了！泰书记，今天不 dai，以后你 dai，我们也难听到了！”

“向叔叔、尚叔叔、吴叔叔、徐叔叔说的对，亲爸爸快 dai！”小梦醒说。

泰永松捏了捏小梦醒的小鼻子，疼爱地说：“小梦醒呀，你这个叔叔喊一声，那个叔叔喊一声，如果这里还有十个八个叔叔哩？不是要再喊十声八声吗？你想想，有什么办法，做到又有礼貌，又简练简洁。”

梦非知道亲爸爸的意思，他是在培养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呢。她想了想，立即说：“这还不晓得，就用——”

泰永松把手一挥，止住梦非：“让梦醒说。梦醒一定会有办法。”

小梦醒眨了眨眼睛，一只手仍旧捏着泰永松的耳垂，想了想说：“用复数，用复数，就说‘叔叔们’，对不对？亲爸爸，对不对？”

“我的好女儿，完全对，完全对！”泰永松高兴起来，望着小梦醒红扑扑的小脸蛋，真想去深深地亲她一口，一时又感到毕竟不是亲生女儿，心里不由产生受到约束的感觉。想起几位同志关于诗的附和，便想把想好了的一首七律念一念，忽然听到汽车喇叭叫，眼睛唰地一亮，发觉窗外竟然明亮开朗起来，一股又一股冰冷的北风一时间都不知躲到哪个山沟里去了，漫天飘飞的雪花一齐都收落

了轻盈的翅膀，刚才还迷离浑沌的天空豁亮起来，远方群山的轮廓也渐次分明，天边云缝里，似乎漏出了阳光。“哎呀，天老爷，你变晴了！”泰永松喜出望外，原担心积雪封山以至冰冻，回老家途中发生危险。“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车上几个人都高兴地喊起来。吴明浩把车往路边一停，快乐地喊：“出县了，出县了！”

泰永松定睛向前一看，公路旁边果然立着一块县界碑。马上就要真正离开云山了，他的心情立即又由开朗变为沉重，急忙打开车门，领着梦非梦醒下了车。他一手拉着一个姑娘，踩着松软的雪花，选择一个高坡，翘首西望。梦非梦醒紧紧依靠着他，也举目远眺。向宏等几个人也一同下了车，站到了泰永松的身后。他们知道，泰书记是要再次向云山告别。他们也知道泰书记与叶凤仙的特殊而又纯洁的关系，都猜想，泰书记还要再次向叶凤仙的在天之灵告别。

一场大雪后的武陵群山，别有一番景象。泰永松目光所至，只见云山境内，远山近岭，沟沟岔岔，高高低低，错错落落，白浪滔天，无边无际；远处几座云峰，直插天宇，云中几缕阳光相照，银光闪闪，气势非凡。一时间，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中“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几句，显现在脑际。泰永松久久地凝望，一股豪情涌上心头。“三年，三年，三年奋斗，三年巨变啦！”三年前，他刚来云山时，穿村走寨搞调查，那时，他分管宣传、文教体卫等工作。他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特别关注。他发现：整个云山县境，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沟壑，都潜伏着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巨大危机，到处都是危房，到处都是病人，到处都是求助，到处都是无奈。在中央改革精神的鼓舞下，他提出了教育医疗卫生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改革方案，变成了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取得了省厅和州委州政府的支持，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全县教育和医疗卫生走出了困境，带来了希望，以后一连两年，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现在，到处都是学校新建的房子，到处都是医院创办的中草药园，尤

其值得引以为荣的是自己针对山林砍伐和水土流失的严重局面提出的关于植被保护、荒山绿化的措施，变成了县委县政府的政策，坚决有效地制止了乱砍乱伐，保护了已有的山林，大面积增加了绿化区域。“呵，云山，我的云山，本来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多少工作没来得及做呵！今天，我就要走了，就要离开你，离开云山了！”泰永松有种雄心未了的感受。尽管如此，过细一想，他还是有种安慰：自己到莲花市江南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任职，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为农村服务，特别是为山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云山，村村寨寨，最有前途最有希望最能扎根最为可靠的是什么人呢？是千千万万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新一代农民，是乡村进行四化建设最可宝贵的生力军！他知道，上级决定创办江南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目的，就是培养这样的知识青年，让他们再次得到深造的机会，在原有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再专修一门或几门农村实用技术，然后回到自己的乡村，作为技术青干，致富乡村。他想，毛泽东同志说得对，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农民。而现在，在中国农村，只有培养好了一代又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那么，最了不起的就是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省里的决策好哇！云山，云山的领导同志，云山的父老乡亲，云山的土家苗家同胞，你们放心，我上任以后，我们大学的大门一定早早向你们敞开！我有机会要再来云山，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农村致富的新办法、新技术、新项目；和你们一起，选拔优秀的回乡知识青年上我们的大学；他们毕业后，又送他们回到你们中间来！云山，亲爱的云山，我要老老实实向您汇报，省里的这一重大决策，既是您的呼声，又有我的心愿。我会高兴地走上新的岗位，继承你们的传统，发扬你们的作风，把江南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办得红红火火，扎扎实实！”泰永松一接到省里的任命，就有了一种更加重大的使命感。1984年他刚来云山不久，在农村工作的调查研究中，就广泛地接触了许多回乡知识青年，调查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他，各